问答基辛格

曹可凡

看到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漫步于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不由地想起中美四十年前那次破冰之旅。1972年隆冬的一个上午，当美国“空军一号”徐徐降落首都机场，尼克松总统走下舷梯，与周恩来总理握手的瞬间顿时凝固成一幅永恒的历史画面，从此开启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新纪元。如果说，尼克松是打开中国之路的构想者，亨利·基辛格博士则是为此战略构想搭建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大三角政策框架”，并成功付诸实践的“总工程师”。

基辛格被誉为政坛常青树，虽远离政府公职多年，却从未淡出公众视线。去年，一本《论中国》再度将这位老牌政治家与我们这个古老国度联系起来。他在书中试图用笔墨书写他所理解的中国和中国人，“如同几百年来前往中国的众多访客一样，我日益钦佩他们的坚韧不拔，含蓄缜密，家庭意识和他们展示的中华文化。与此同时，我终生都在从一个美国人的视角反思如何缔造和平。”

在春和景明、姹紫嫣红的时节，终于在北京见到了这位心仪已久的国际政治家。当基辛格拄着手杖从电梯走出来，看不出丝毫旅途疲惫。虽然身材不如想象中高大，脸上也布满老年斑，却仍气宇轩昂。特别有趣的是，他突然意识到有镜头正在拍摄，便毫不迟疑地将手杖甩给了助手，自己则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其速度之迅疾很难想象他已是九十高龄的老人了。

刚落座，基辛格博士便一眼瞥见我随身所带他的几本著作《大外交》《越战回忆录》和《论中国》，发出会心一笑，随即又以不容置疑的口吻道：“有什么问题可随便提，只是时间控制在15分钟。”原本准备好的问题估摸着可聊一小时左右，听他这么一说，顿时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见我一脸窘态，基辛格语气缓和了许多，建议不妨从《论中国》开始谈起。关于《论中国》，他期待传递这样的信息，“中美两国正处于关键时期，彼此必须合作。所谓发展中国家被发达国家抑制和反对的陈腐观念早已过时。我想通过这本书告诉美国读者，中国是美国的盟友，而非敌人。”所以，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他曾严厉批评两位候选人攻击中国，炒作中国威胁论。

中美穿梭外交堪称基辛格一生最丰厚的政治财富。当被问到尼克松当年出于何种思考，决定打开与中国接触大门；对于美国利益来讲，中国牌又意味着什么时，老人的眼睛里顿时显出一种光亮，“尼克松总统和我都相信，国家政策必然建立于国家利益基础之上。中国因某些观念长期被排斥在国际市场之外。尼克松总统认为像中国那样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一旦进入国际市场不仅对中国有利，更对美国有利。这在当时并不是普遍观念，但我们仍然坚持并引以自豪”。

说到那次从巴基斯坦飞往中国的神秘之旅，基辛格博士显得饶有兴味：“飞机从伊斯兰堡起飞时，发现有四位身着中山装的中国外交官早已在那儿恭候我们。随行的两名美国特工顿时紧张起来，因为在他们固有思维中，中山装是敌方制服。好在那几位外交官举止高雅，言谈自如，大家很快变得轻松了起来。”

到了北京，基辛格主要谈判对手是周恩来总理。在他看来，周总理“个子不高，风度翩翩，目光炯炯，表情丰富。他能以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压倒谈判对手，能凭直觉猜到对方的心理活动……他含蓄、敏感的风格帮我们克服了曾互为仇敌的两个大国转型关系中的很多隐患。”随手翻开《论中国》，指着和周总理的一张合影，基辛格说：“有人讲，周恩来和我是朋友，这是事实。我们各自处理本国外交事务，相互难免会有歧见，但彼此更多的却是精神上的尊重与欣赏，更有思想交流的乐趣。”

当然，基辛格对毛泽东主席更是推崇备至。相对于周恩来的鞭辟入里，基辛格觉得，毛主席话语要尖锐犀利得多，“是个气场逼人的角色。”毛主席那句“让我退一步等于退一万年”振聋发聩。四十年过去了，基辛格仍清楚地记得那段对话。“这是非常重大的对话，毛主席与尼克松总统就领土主权问题达成了共识。”

已近期颐之年，照理完全可以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但基辛格却仍奔波于世界各地，并埋首著书。“我从不理解人们为什么觉得退休是件好事。很多人渴望退休，但我乐意工作。我付出自己的时间与精力，但这不是牺牲，而是一种彻彻底底的享受。”他说。

恰逢这趟车

徐慧芬

候车

一日黄昏，从一家影院出来，在车站旁，我与多年失去联系的一位旧同事邂逅了，巧的又是候同路车。

我们互相拉着对方的手，谈过去和现在，又扯到加薪问题，忽然，她长叹一声，面露苦笑。我知道这声叹息的分量。当初刚恢复实行职称制度时，她一个六十年代初名校毕业的大学生，这样说过：一两个名额，条件也差不多，大家五斤哼六斤争来抢去也蛮难为情的。就因为她有点谦让精神，或可以说，缺乏一点竞争意识，一次脱班了，以后工资待遇处处脱节，且距离越拉越大。我们感慨着人生的得与失，我安慰她：你身体这么好，老天已给你加高薪了。

聊了将近刻把钟，车子才来。集在车站的人群争先恐后，都朝车门涌去。我拉住老同事的手说，我们再等一辆吧。“不，不行，再等，天要黑了！”她拽住我的手向前钻，迅猛的动作与她已逾古稀的年龄颇不相称。

一身大汗，我俩终于挤进了车厢。车吊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启动，老同事终于松了口气。车上，她仍说东道西。我被挤得有点透不过气来，调转头的时候，却发现后面一辆同路车，载着不多的乘客，且人人都有座位，轻轻松松从我们这辆车旁擦过，超在了前头。我想告诉老同事，但瞧她兴致勃勃的样子，我没作声，把话咽了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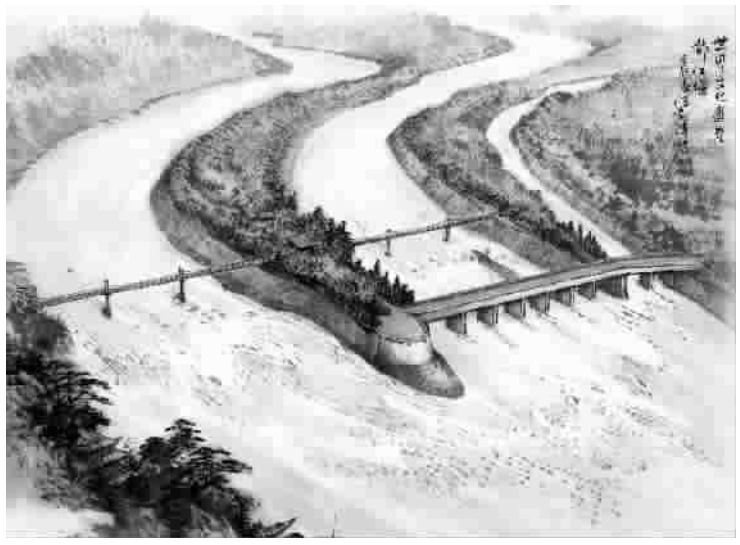
赶车

二十年前一个春天，我去南京参加一个会议。会议结束后随参会的几位先生一同返沪。我们买的火车票发车时间是上午8点30分。临行，东道主热情设早茶饯行。餐后时间已很紧迫，主人安慰大家，说有车送，不会误点。

哪知刚上车，下起了雨，又是早高峰时段，路况不好，车速变慢，大家心里越来越急。到了火车站外围，车子不能前行了，大家跳下车，时间已是8点35分了！大伙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无精打采一筹莫展。但见我们的领头羊老江先生突然奔跑起来，年长一点的老王先生直叫唤：奔啥，奔点啥……我心里也嘀咕，奔也是徒劳的，难道火车会等人吗？但是，领头羊一往无前，群羊能畏缩不前吗？于是大家也只得张开双臂狂奔起来。

气喘吁吁踏进候车厅，检票处的两扇活动护栏已关闭，旁边有位工作人员立着。只见老江疾步趋前递上车票说着什么。真是怪哉！工作人员竟挥手让落在后面的我们赶快跟进。谁都没想到，这辆列车竟延时到达南京站，故而也推迟了十分钟开启。等我们踏进车厢，只几秒钟，汽笛便响起。人人都知道，如果我们不奔跑，即使迟开这十分钟，也赶不上这趟了。

老江是一家出版大社的领导，早年又是位名记者，这样的举动，与他的工作经历、生活经验、做事风格、个人性格或许有关？我只是猜测，没有问过江先生。



都江堰 （中国画） 汪观清

亲爱的水

榛子

常识告诉我们，子弟兵每到一地，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帮老乡挑水，水到心到。究其原因，大概不外两条。其一，简便易行，村中井里可取，不似上山砍柴那般费周折；其二，水于百姓的日常，相当重要。

一个人上秤百十来斤，水就占了其中的九成。人说开门七件要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其实都要水来相佐。前二者，柴与米，若没有水，柴也无用，米也只能炒着吃。后五者与水，根本就是相辅相成，依水而生。可见水的重要，不在七件事之下。

早年我在那个煤矿，有一条河，其名怪异，叫个“旱河”。“河”而“旱”者，自相矛盾。这条河平时无水，只是雨季到来，山洪发作，才有黄汤流过。原来这只是一条人工渠道，雨季排泄山水而已。北面山上的煤矿，有采空的凹陷区域，若山水存积于此，威胁就大了。由此可见，水要是到了不该去的地方，就不是利，而是大害。

十岁出头，第一回做男子汉，就是挑水，趔趔趄趄两大半桶，挑到家里气喘脸红，倒进水缸，非常自豪。严冬季节，工村的水龙头下积成冰坡，挑水成为难事。水桶接满不能就挑，那会摔你个大马趴。要将满桶的水，顺冰坡“出溜”到平地，也是一门绝窍。

北方水硬，到了阳历十月底，刷锅洗碗就要添热水，否则冻手，也洗不干净。若有停水，事先告知，家家赶着挑水存水，忙忙碌碌。

矿区南边有一小山，高不过佘山，却不叫山，叫“水源井”。那里地下水丰沛，由水泵抽到高处，通过管道输往四面八方。那时民居与办公多为平房，小山的高度足够，成为天然水塔。

插队的时候，我们大队就在老哈河畔，土地皆为上水良田，比较富庶。那年冬季，突然说要修扬水站，且是三级扬水。各队抽调精壮劳力，挖沟渠，堆土方，抬预制板，成为“农业学大寨”之重要项目。

紧靠河边，修什么扬水站？原来从前浇地都靠灌渠，百里之外红山水库之水，通过灌渠引来，一路损耗颇巨，以后要就近取利，抽老哈河的水来浇地。

一个月下来，土方堆得如高楼，远景听来相当壮观，谁知上头又有分歧，最终不了了之。

重新做回上海人，感到水之难吃，漂白粉的味道极重。从这点来说，我为居住黄浦江上游的松江而庆幸。报上说，合格的自来水烧开，对人体最宜，胜过所有纯净水，我相信，便在水质上动脑子。用过便宜的净水器，水龙头一开如风扇般转动；也用过贵的炭管净水器，后来都弃用了。

我住五楼，从前用水箱水，水质堪忧。唯一的好处是，停水不受其扰。四楼以下邻居，纷纷上来“借水”，我是来者不拒，仿佛回到朴素年代。后来不吃水箱水了，我心大悦。那年冬天突然小区停水，提着塑料桶下楼，到处找水龙头，却见早有消防车开来送水，居民纷纷排队，说说讲讲：不知要停多久。不想很快恢复供水，一切如常。

闲时泡一杯茶。忙里偷闲洗一把脸。亲爱的水，它是这样体恤你，拧开龙头就温柔流淌。如果你从没感到水的烦恼，那就为生活庆幸吧；如果你惦记水了，甚至为水担忧，反倒是麻烦来了。

贺高式熊先生鲐背之年登黄山

秦史轶

诗书礼义传醇厚
千牍在胸印万钮
凤翥龙腾蕴古心
隶精篆婉悬新韭
西泠赓衍存高贤
东岛传奇看俊叟
健步黄山道上行
童颜鹤发九零后

老爸老妈

陈造奇

每每晴好的日子，在新虹桥中心公园的林荫小道上，你或许总会遇到一对80来岁满头白发的老夫妇。他们或手搀着手散步，或坐在绿地边的长椅上看风景，让人心生羡慕。他们就是我的老爸老妈。

老爸今年84了，老妈82。他们两个都是上海翻译家协会的会员，他们曾共同翻译了《乱世佳人》《儿子与情人》《马耳他黑鹰》《纳尼亚传奇》等作品。如今老妈一个眼睛几乎失明，老爸也很少再翻译。到公园散步成了他们每天的必修课。

老爸老妈已过了钻石婚的年龄。在我有记忆的50多年，从来没看到他们两个人红过脸，吵过架。每每一起吃饭，老爸都会主动给老妈夹菜。老妈眼睛不好，怕她走路不小心碰到、摔倒，出门搀扶老妈，那就是老爸义不容辞的事情。老爸老妈的夫妻相处之道还有一点也是很值得我们晚辈学习，那就是夫妻间绝对坦诚。在我们孩提时代，每逢他们下班回家，经常会说起各自单位的人和事，以致我们这些孩子把老爸老妈的同事朋友都能倒背如流。有时他们在家还用英文交流，让我们干瞪眼。

前些日子去看望他们，老妈一定要我到他们居委会活动室去看看，原来是他们当年的结婚照在活动室橱窗里放着。看着他们的结婚照，回头再看看满头白发、面带喜色的老爸老妈，我的心里除了羡慕还是羡慕。衷心祝福他们能长命百岁！

我的迪士尼梦想

李成蹊

我从小就梦想去迪士尼世界游玩。上大三的我，终于顺利通过笔试和面试，来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迪士尼世界实习，可谓梦想成真。

很多人瞧不起打工，而我在这边打工的同事，有许多比我年龄小，还是中学生。只要满十八岁，就可以出来打工。不是因为家里经济困难，也不是因为学习不好。打工是一件自然而然的，十分光彩的事情。他们看重的，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交到很多朋友，同时自己挣钱自己花——多数是为旅行攒钱。

记得我中学毕业就想出去打工，妈妈严厉制止。在妈妈心目中，打工是和学习相克的。当我告诉美国朋友，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他们都感到十分惊讶。因为我已经二十一岁，早就应该自力更生了。

除了中学生，那里还有美国高校的学生，专业五花八门，有学设计的，学建筑的，学法语的，看来是没有什么限制。有个帅哥天天画卡通画，说他的梦想就是，说服迪士尼让米奇和米妮结婚，这样他画的小宝宝们就可以出场了。他们一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架势，学校放几天假，也跑来园区，真正地热爱着迪士尼。剩下就是全职的职工了，有些是曾经参加过高校项目的，很多是头发花白的老人，来自全国各地。

我问一个新同事之前来过几次，第一次是什么时候，他说来自威斯康星州，从他呆在妈妈肚子里开始，每年都来迪士尼，他从小的梦想就是在迪士尼工作。

我的师傅说，他的梦想是加入海军，迪士尼是个很注重细节的地方，在这里可以让他学会做一个一丝不苟的人。我有一个朋友，来自波多黎各，在街道上做清扫工作，充满激情，擅长交友，他的专业是影视，来这里，意在拍一部迪士尼系列的短片，他的梦想自然是拍电影了。他问我是否愿意帮助他完成短片的制作，我看过他的作品后，考虑给他写个剧本。

在这里，不管和什么年龄层的人，都可以做朋友。这里的老人，也很年轻。实习时间为期半年，很快会过去，一旦要离开，对很多同事都会舍不得。他们的年华，是打工，有趣的打工；他们都拥有梦想，却脚踏实地，人生因此而快乐精彩。

我已经实现到美国开阔眼界和到迪士尼锻炼自己的梦想，接下来，我争取大学毕业后还来这里，代表中国，来这里快乐工作一年。我喜欢这个可以拥有梦想的地方。我的梦想其实很平凡，我愿意在这个地方，做个朝气蓬勃的快乐女孩。

十日谈

梦想成真

1987年我光荣退休，同时戴了顶不大光荣的“土电脑”帽子回家……